

集体乡愁的公共定型

——也谈影片《你好，李焕英》

■文/王一川

《你好，李焕英》目前票房突破53亿元，成为2021年春节档“票房之王”，引来一片惊叹，更激发出有关其高票房秘诀的种种推测。有几条想必已经成为议论较多的。首先是国家有关“就地过年”倡议所产生的红利，促使观众把就地赴影院当作“年”来过，无疑是高票房的重要原因。其次是春节档逢逢家家户户的春节团叙仪式，恰恰需要这种带有“氛围电影”特点的影片来助兴，营造过节的喜庆氛围，正像电视“春晚”如今成为家庭团叙仪式必需的氛围式节目一样。再次就是以相声和小品为主样式的轻喜剧风格，加之网络文艺式穿越方式的运用带来的新奇感。这些都应当是颇有理由的理由。

相比而言，影片中导演和主演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情演绎，特别是对早逝的生母李焕英的深情缅怀和有力回报，更能唤起观众的高度共情。导演和主演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和回报，这题材无疑属于人世间的独一无二的和不可重复的“故事”，因而也是其他任何虚构题材都无法比拟的无价之宝。这类“故事”与其说是凭空虚构的，不如说是从人类个体生命底层深处自己生长出来的，本身就有着人类个体生命的赤裸裸的真实性、残酷度、伟大性和无可替代性，从而有着无比深沉的感染力，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让所有艺术虚构、艺术技巧和特技特效制作等人为手段都相形见绌。正由于如此，它才会受到如今对题材和创作都百般挑剔的苛刻观众的无条件捧捧。目前不仅票房逆袭成为今年春节档第一，而且许多平台评分也保持在8分之上，可谓赢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特别是与同期其他影片相比更显得)。这种效果有点类似于2015年暑期档的《滚蛋吧！肿瘤君》，其票房过5亿，各类平台评分都较高，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题材改编自漫画作者熊顿自己身患绝症后用漫画方式表达这个体纯真愿望的真实而又让人哀痛的经历，依托这一残酷无情的个体生存悲剧而唤起观众群体的高度共情。该片如果不是受到当年天津大爆炸悲剧造成的不利的观影氛围，其票房和评分想必还会高很多。当然，这次《你好，李焕英》之所以评分高于《滚蛋吧！肿瘤君》，想必还与影视明星的群体加盟有关，如饰演沈光林的演员沈腾、饰演贾晓玲的导演贾玲本人、饰演李焕英的演员张小斐、饰演张奋进的演员冯巩、饰演冷特特的演员赫林等。

更重要的是，这里被导演和主演自己所细怀和加以回报的亲情，源自20世纪80年代记忆——贾晓玲本人出生之前一年的1981年的记忆，即改革开放初期初期的记忆。她对于那个距今40年整的陌生年代，有着今天的人才有的那种美妙想象和憧憬：那是一个纯真年代，是影片《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风靡全中国的年代。其时人们物质生活简朴、内心纯真，但全身心都“充

满阳光”，唱着“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积极地追求未来美好人生。与此相对照的是，那时的“胜利化工厂”工人们对于贾晓玲和沈光林联合表演的以搞笑为主的二人转和小品，也就是体现21世纪初年美学趣味的节目，其实是格格不入的，怎么也笑不起来，这正与1985年春晚电视观众不适应那位从美国回来的女明星对“你们中国人”说“恭喜发财”一样。同时，当年的工人对沈光林的厂长儿子出身及其受到父亲庇护，也有明显的反感和抵触情绪，这从他主持排演时男职工们的怨言就可以见得。而就连当事人沈光林自己也对此有反思，承认在厂里就是靠父亲吃饭，并且也不甘于继续做这样的纨绔子弟，而是勇于脱离父亲的光环，例如要像贾晓玲建议的那样，做“英子喜欢的有幽默感的人”，不成就离职赴深圳自谋生路。可以说，80年代初人们有着一一种固性性格，坚实、纯真而天然，与今天的流体性格之流动性、善变和敢于以人为干预现实等，有着鲜明对照。

再从母亲李焕英视角回看。影片安排她在负伤弥留之际也实现了自己的主动穿越，正像贾晓玲从21世纪初穿越回80年代一样，她也同时穿越回自己做母亲前夕的1981年，以便迎接同样穿越回来的未来女儿，从而这对母女间实现了一次双重和相互穿越。这正是该片用心结构的一处。李焕英一回到80年代，与未来女儿提前相逢十分高兴，直感叹自己“返老还童了”，女儿这是“让我高兴极了”。她的身上集中凝聚了人们关于80年代母爱及其根源的纯朴记忆，而“胜利化工厂”则是她的80年代集体记忆的载体。那时还是黑白电视机稀缺的年代，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争冠之战打响。她面对从天而降的“女儿”，按理应该首先有是非之分，但突发奇想地对她以“表妹”身份加以接纳，并接连配合地买电视机、组织打排球以及与厂长儿子处对象等，这些都是出于她的内在的母爱。“咱不吃烤串，咱吃小龙虾行不？”“买不起”烤串的“母亲”只能带女儿下河捉虾，并号称“小龙虾”。那时的简朴生活依然给母女俩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可以说，母亲李焕英所代表的平淡是真的80年代价值观，与成年贾晓玲代表的全力求取功名、寻求人为强变的21世纪初价值观之间，形成了激烈的银幕较量。21世纪初的人们，受到事在人为、不服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等价值观的左右而迷失自我，心中担忧和念念不忘的是“你们是怕输”，“如果这次输了，将来会输一辈子”，因而一心想做出人为强变之举。受到这种价值观支配，贾晓玲总想替母亲重新安排生活，让她过上所谓有名有利、名利双全的好日子，包括为她安排有权势的婚姻，以及所生女儿应当是UCLA毕业生、当名导演和挣大钱。这表面看是为母亲

重新安排人生，但说到底还是为贾晓玲自己安排一种新的富足生活。因此，这属于表面为母亲而实际为自我的自私行为。从这一点可以集中见出贾晓玲所代表的21世纪初人为强变及自私自利等价值观的实质之所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母亲李焕英却始终不为贾晓玲的人为强变所动摇，她心里想的则是，“我的女儿，我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咱女儿啊，她健康快乐就行了”，“我这辈子会过得很幸福，你怎么就不相信呢？”面对来自未来女儿的质疑，沉浸在新婚喜悦里的新郎贾文田也同新娘一样，对自己的“锅炉房”工作感到坦然：“锅炉燃烧，送温暖的！”这一对未来的父母，对将来生出贾晓玲这样的闺女也一同样地充满信心。两相对照，人为强变的价值观念遇平淡是真的往昔价值观的顽强阻击。

总的看，《你好，李焕英》的高票房成绩原因固然不少，但说到底其主要的并不神秘：富强起来的中国观众在若有所失中返身追慕飘逸已去的80年代纯真，于无奈中发现，那种固性性格早已被流体性格所取代，不得不面对那似乎永远也回不去的平淡是真往昔。当然，影片中有一些处理还不够统一，例如开头让李焕英一再对中学生女儿说：“你什么时候能够给妈长一回脸？”这如果明确解释为是贾晓玲替她地揣度母亲心思、而母亲本人未必如此，那就变得更为一致而又可信了。观众越是感受到今天与80年代初的鲜明对照，就越会产生一种深切的乡愁或怀旧病：富强起来又怎么样？要是能够重新回到平淡是真的平常岁月，该有多好？尽管当年与今天之真情未必如此，但如此想象及其对比毕竟也事出有因。由此看，或许这部影片的高票房和较高口碑秘诀就同时隐藏在这里：2021年春节档中国观众，被自己内心所共同蕴藏和借助这部影片而竟相释放出来的集体乡愁给击中了。该片的市场成功，与其说在于把观众已有的集体乡愁激发出来，不如说在于让他们内心本来已然潜藏着但尚未完全定型的集体乡愁，终于找到了一个依靠社会公众观影而合力实现定型的公共影像艺术载体。于是，《你好，李焕英》就借助春节档观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中国公众潜藏的集体乡愁的公共定型使命。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家，当其回头分析2021年初缘于定型的以集体乡愁为标志的中国社会新型群体心理时，是否会记得曾经有过的这样一部承担公共见证者使命的高票房影片？它当然不可能独自生产出这种新型社会心理，但可能碰巧充当其“助产士”，而主要的社会心理生产力就蕴藏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急剧变迁的社会本身之中。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又见奈良》： 错位的亲情与记忆之城

■文/靳丽娜



把沉重的题材拍得轻快，似乎是导演鹏飞与生俱来的个人风格。在上一部电影《米花之味》中，导演并没有因循华语写实主义电影所热衷的苦大仇深的方式，而是诗意化地展现了一段母女亲情从疏离到弥合的心灵之旅，用举重若轻的手法讲述长久以来萦绕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在新作《又见奈良》中，导演再度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处理厚重的历史题材和悲伤的情感话题，将那沉重的战争历史遗留问题娓娓道来。

影片《又见奈良》关注的依然是某一类特定少数群体——二战日本遗孤，讲述了陈奶奶许久未收到返日寻亲的遗孤养女丽华的回信，忍不住思念与担忧，远赴日本奈良，在二代遗孤小泽和退休日本警察一雄的帮助下踏上了漫漫寻亲之旅。在导演的镜头中，战争遗孤这一群体悲情却不煽情，既看不到主人公自怨自艾，也鲜见过于强烈的批判色彩，取而代之的则是立足于人物本身所构建起来的情感连接，以及能够容纳这种情感的叙事空间。

片中四个主要人物(陈奶奶、小泽、警察和作为“麦格芬”的养女)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四人却形成了一种循环的情感寄托。奶奶将养女视如己出，将二代遗孤小泽视为自己的亲孙女；退休警察说小泽像自己的女儿，他陪着陈奶奶一路寻亲，更像是借此疗养自己的思女之痛，他要小泽读养女给陈奶奶的信，就仿佛信是自己女儿写来的；对自己身份认知迷茫的小泽，在这场寻亲路中始料未及地形成了情感依赖。在寺院那场戏中，陈奶奶与警察分享亲人照片，一模一样的狗眼镜姿势和夸奖姿态，之后自然地拿出小旗子共同制作，就好像祖孙三人临时组成了一个家庭，形成了一条情感的纽带。影片最后的长镜头中，三个孤独而又相互帮扶与慰藉的人走在静谧的街道上，女儿远嫁他乡的日本老警察、千里寻亲的中国老母亲以及生存不易的中日混血遗孤二代之间的临时亲密家庭关系，伴随着邓丽君《再见了我的爱人》日语版，更显得真挚动人。事实上，作为“麦格芬”的养女最终能否找到已经不再重要，寻亲过程中的点滴相处几个角

色之间所形成的温馨的情感流动，才是影片表达的重点，而这种情感流动也与奈良作为叙事空间是相辅相成的。

奈良作为影片主要的叙事空间，其设置不仅是介绍故事发生的环境及背景，并且是促进张力叙事生发的载体。首先，这个空间是跨文化的，因为语言不通、人物阅历和诉求不同，产生了片中的主要情节矛盾和提升观赏性的笑点。影片中有两段没有语言的对白戏，让人莞尔。一段是陈奶奶去肉食店买东西，与鹏飞扮演的店员所上演的一场妙趣横生的“动物交响曲”。面对琳琅满目的肉食，不懂日语的陈奶奶只能通过模拟动物的叫唤来向店员求证是不是她想要的肉食，店员也以同样方式回应陈奶奶。这场不涉及人类语言的“动物交响曲”，将观众抛回了原始的动物世界，意蕴盎然。另一段是小泽的前男友来家里取东西，情急之下陈奶奶脱口而出的是俄语，由于俄语“再见”的发音与日语“混蛋”的发音类似，两人在离别时产生了误会。这段由于语言不通而创造的幽默，生动解释了“鸡同鸭讲”，也让观众会心一笑。

其次，奈良这座城市又是一个承载了不同角色的不同生命历程的记忆载体和情感载体。对陈奶奶而言，奈良是寄托了日籍养女的无血缘亲情的“乌有之乡”。她去到她曾生活的地方，吃着她曾工作过的地方的“豆腐甜甜圈”，体味着养女回到日本后的生活。对小泽而言，奈良是“回不去”的故乡。作为二代遗孤，尴尬的身份认同让小泽自己也陷入迷茫，尤其是那段因身份而终结的恋情更呈现了战后遗孤回国后所面临的故乡对自己的疏离。对日本老警察而言，奈良就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承载着他家所有记忆和情感。因此，奈良作为贯穿全片的叙事空间，串联并承载着全片的情感流动。

日本战后遗孤的话题是厚重的，寻找养女的故事是悲伤哀婉的，但鹏飞在厚重和哀伤的生活底色上晕染出源源不断的趣味，最终以一种轻快甚至轻盈的方式展现出来。正是如此克制而有新意的表达，辅之以精致的声音设计和摄影，构筑了今年华语电影序列中最不容错过的作品。

首部裕固族主题电影《爱在夏日塔拉》首映获赞

■文/施秀萍

3月14日，电影《爱在夏日塔拉》在兰州首映，3月15日，该片在央视电影频道(CCTV6)播出。

据介绍，电影《爱在夏日塔拉》，讲述了新一代裕固族青年安江鹿儿继承祖辈、父辈事业，肩负起电影放映工作，用电影为草原人民输送文明和欢乐的故事，并与青年演员罗娜在电影放映过程中相知相恋的故事。影片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张掖市委市政府、肃南县委县政府联合摄制，由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拍摄。

在影片首映式上，甘肃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高志凌表示：“电影《爱在夏日塔拉》歌颂了基层电影人为牧区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坚持和担当，大力弘扬了民族团结主题，有力展现了我省优美壮阔的自然风光和生态保护成果，是一部具有浓郁甘肃特色的新主流电影。”



讲述电影人故事的电影

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肃南肃南县是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

电影《爱在夏日塔拉》讲述了新一代裕固族青年安江鹿儿继承祖辈、父辈事业，肩负起电影放映工作，用电影为草原人民输送文明和欢乐的故事，并与青年演员罗娜在电影放映过程中相知相恋的故事。夏日塔拉在裕固语中意为“金色草原”。安江鹿儿，安江是姓，鹿儿是名。安江家是这片金色草原上的“电影世家”。

在片中，爷爷自打接触上电影，就喜欢上了电影，当了一辈子电影放映员；奶奶也喜欢电影，因电影《庐山恋》相识相爱；爸爸妈妈的故事和爷爷奶奶如出一辙。不幸的是，一次电影放映结束回家，遇上暴雨，放映车翻下山涧，父母追随深爱的电影，永远地走了；其时，正在上大二的安江鹿儿回家料理父母后事，本就伤心欲绝的他，听到牧民们“你们走了，以后我们找谁看电影啊？”的哭嚎，内心一下被击中，有了“接过父亲接力棒”的念头。大学毕业后，安江鹿儿回到家乡，和作为第一代放映员的奶奶一起，在肃南草

原上，开着流动放映车，继续为乡亲们放电影。

因为电影，草原上又传来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因为电影，三代人相识相恋。

电影里的甘肃受专家好评

《爱在夏日塔拉》，这是新时代首部反映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裕固族历史、文化、习俗的电影，生动展现了夏日塔拉草原辽阔的自然之美、裕固族风情浓郁的人文之美和祁连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之美，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

“电影生动展示了裕固族的民族文化，通过剃头礼、婚礼等独特的节庆礼仪，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和认识了裕固族的奶茶文化、服饰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马维干不吝誉美之词。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还巧妙地”将裕固族特有的人文色彩镶嵌在美丽的景色之中。”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说，比如安江鹿儿的奶奶如何能做出草原最好的酥油茶，“想着幸福的事，开心的事，茶也会



首映礼活动现场

非常香甜”，这是一种态度，是电影的态度，也是生活的态度。

“这可能是第一部较为全面表现裕固族生活的影片，填补了一项空白，这对中国民族电影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指导处处长张弛说。

“希望通过大银幕，让全国人民了解裕固族，认识裕固族，关注裕固族。”张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润强介绍。他在首映礼上还表示：“张掖将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一如既往地关心、鼓励、支持影视产业发展，积极打造全国影视拍摄基地，为

影视企业提供最大便利、最优服务和最强保障，希望更多的影视传媒公司来张掖交流合作，携手推出更多、更优秀的精品影视剧目，共同向全国、全世界展示张掖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俗文化，共同讲好张掖故事、讲好甘肃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影片播映获观众点赞

在影片播映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肃南县居民常哲参与了该片的拍摄，在影片播映后，他也

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当时拍摄时的趣事以及观看影片的感受。“非常荣幸参演到这部电影当中，相信我们肃南的乡亲父老看到这部电影都是自豪感，也可以侧面印证我们县多年来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现在通过现代电影的展现方式，来展现我们传统原生态的裕固族文化，既是对我们肃南的宣传，也是对我们裕固族、裕固文化的宣传，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部电影了解我们肃南，了解裕固族。作为年轻一代，也会继续努力，更加踊跃的活跃在肃南县文化事业的各个舞台。”

住在肃南县大河乡于自延是通过电影频道收看的《爱在夏日塔拉》，他表示：“听说影片讲述了肃南电影放映员的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等着电影放映员来村里了，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科技也发达了，能在央视看到我们肃南的故事了！”

大河乡职工程刚和几名同事一起观看了影片，他说：“看过这部电影后，我辗转反侧，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深深地被安江鹿儿同志扎根基层群众、为民服务顾大家、通过电影为这片草原输送文明和欢乐的精神所感动。”